

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02

王阳明 与 明末儒学

〔日〕冈田武彦

著

吴光 钱明 屠承先 译

钱明 校译



王阳明 与 明末儒学

[日]冈田武彦 著

吴光 钱明 屠承先◎译 钱明◎校译



版贸核渝字(2016)第08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日)冈田武彦著;吴光,钱明,屠承先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229-11614-9

I. ①王… II. ①冈… ②吴… ③钱… ④屠… III.

①王守仁(1472-1528)—哲学思想—思想评论②儒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9866号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WANGYANGMING YU MINGMO RUXUE

[日]冈田武彦 著

吴光 钱明 屠承先 译 钱明 校译

策 划:  华章同人

特约策划: 卓文天语

出版监制: 陈建军


责任编辑: 陈 丽

特约编辑: 李 翔

营销编辑: 张 宁

责任印制: 杨 宁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嘉业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7 字数: 450千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文版序

本书大约成稿于三十年前，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倘要问我为何对明末儒学有兴趣，我的回答是：并非因为其中有某种西洋式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见解，而是意识到，由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矛盾纠葛而催生的一种深刻的体认之学，不但对于未来世界的思想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它也成了本人思想的原动力。

我曾有一段用西洋学的方法研究宋明思想的经历。例如，我将自己的九州大学毕业论文题名为《朱子学的存在论》就是最好的证明。该论文立足于西方存在论，解释了朱子学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中国哲学中有与西洋哲学相同的内容。当时我还自我满足于这种看法，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比较未免犯了西洋人侈谈中国人不识自家珍宝的错误。

大约四十年前，我曾立志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省，最终我痛感到，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学的真谛。然而就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用西洋式的研究方法来阐明，那也无非是提倡尼采、柏格森的纯粹经验论和直觉主义，始终只是记述而已。因为这种方法忘记了这一点：对于一种缜密深刻的学说，如果不用真切的工夫去体认，终究是不能得其精髓的，即便是今天亦依然如此。

在当今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中，仍不乏醉心于依据西欧思潮和西洋学风解释中国哲学的人，他们还自以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创造性的”、“崭新的”方法。然而，这和真正的“创新”相差十万八千里。对此，我在三十多岁时已有所觉悟，从而促使自己从外表浮面的研究转向内在深层的探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崇尚注解和诠释而非真正的内在研究，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地去进行探索。

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才促使我立志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呢？

说来并非偶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在中学和高中时代曾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于是为消闷解愁而开始阅读哲学书，并对禅学产生了兴趣，这样一直熬到了高中毕业。当时由于家境贫困，我不得不打消上大学的念头。幸亏碰上了急公好义的热心人——日本电气公司创始人渡边斌衡先生，他资助我离开了家乡兵库县姬路市，进入福冈市的九州大学学习。

本来，我曾打算上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师事和辻哲郎或西田几多郎，专攻西洋伦理哲学。但此愿未遂，于是不得不进了九大。当时的心情，不免有些愤懑而无奈。然而，也许出于上天的恩惠，我在九州大学遇上了德学兼备的杰出的导师楠本正继¹先生，从而决定了我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向，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在整个大学时代，为了从这位伟大的先师那里学到更多东西，我如醉如痴、竭尽全力地学习。当时先生刚从德国留学归来，我们的对话多以德国哲学为中心，先生也经常立足于用西洋哲学解说中国哲学，所以我写那篇朱子学的论文也许是命中注定的。

毕业后，我因家庭原因而不得不离开恩师，回到家乡姬路市去做中学教师。其间，虽然也把禅作为第一要义去追求，但正倾心于宋明哲学的我，却始终不能专心致志于坐禅。数年后，我便如愿返回福冈，重新回到恩师门下聆听教诲。那时战争已经逼近，但我仍在恩师家里阅读王白田的《朱子年谱》，并记述恩师的语录。遗憾的是，所记原稿在美军飞机空袭时丢失了。当时我发现，恩师的学风已不同往昔，而我本人也痛感到从事浮面研究的弊端和致力于内在研究的重要性。

我之所以放弃西洋哲学而致力于中国哲学，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常听父亲追思其师长播磨圣人龟山云平先生的逸闻遗事。云平先生是姬路藩的儒者，他遵藩命就学于江户（今东京）的昌平黉，其间读过来访的水户藩儒者（藩主所聘的学者）藤田东湖所著的《弘道馆记述义》，并为之倾倒，返回姬路藩后还标注出版了这本书²。云平先生归隐家乡后，我的父亲曾

1 楠本正继（1896—1963），192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支那哲学科，后赴德国留学，1927年起任九州大学法文学部教授，194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63年获第22回西日本文化赏，1954年其代表作《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研究》获朝日赏。曾任九州中国学会会长。1942—1944年参加《东洋思想丛书》（全83种）的编写，主编其中的第36种《王阳明》。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清代思想史研究”。1957年起任《九州儒学思想的研究》主编。——译者注

2 即《标注弘道馆记述义》，藤田彪述义，龟山云平标注，1883年浪华书肆明昇堂藏版。——校译者注

在神宫受过他的教诲，并在云平先生的长子任校长的小学里任职。父亲喜欢喝酒，沉默寡言，和气温厚，从不对人发怒，因受云平先生的熏陶，也常对我讲述内心修养的重要性。这也许是我内心深处对儒教怀有亲近感并热心于儒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在恩师膝下学习，恩师培养、造就了我足以克服苦恼的信心和勇气。我之所以偏爱陆王心学，就是因为自己在青年和中年时代也有过深深的苦恼。所以，我以为即使读儒家的书，也是读语录和行状比读论说更能打动人心。这大概是我痛感内在性研究之重要性的内在缘由。

所谓“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处地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而不仅仅在科学的实证中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我把科学的实证研究称为表象研究，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在西学流入东洋后都专注于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东洋的哲学思想，这一功绩应予高度评价，今后也企望用这种方法做更精密的研究。

然而，考虑到东洋哲学思想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色，就不能不关心和重视内在性的研究，但这一点却正在逐渐被人遗忘。而且在反思东洋哲学思想在现代及未来世界思想界的意义与价值时，现在也已到了对内在性研究比对表象性研究更受重视的时机。这是我三十至四十岁时的切实感受。此后，我便以曾经激励自己的陆王心学为研究中心，探索其本源及流派的踪迹，而明末哲学思想之所以适应时代思潮这一问题，也就自然成了我探索的主要对象。通过这样的探索，我进一步懂得了应以真切的体认之学为本，并深切地感受到静坐体认方法的必要性。

我在四十四五岁时，得到了恩师所赠的其祖父楠本端山¹的遗书。拜读之后，深为体认之学的深潜缜密所震惊。因此，终于有了继承道统的自觉。恩师将其家学精神融会于学术研究中，从而树立了与众不同的优良学风，其成果可从《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一书中窥见一斑。端山先生专攻宋明儒学，并继承了山崎闇斋²的朱子学，是幕末维新时期的著名儒学家。恩师的学风中就承继了其家学的

1 楠本端山(1828—1883)，日本幕末维新时期新朱子学派的著名儒者，长崎人。原名确藏，改名后觉，号巴山，一号端山。与其弟楠本硕水(1832—1916)俱称名于世，时有“西海二程”之说，并形成楠门学派。有《楠本端山遗书》及《端山硕水二先生全集》传世。——译者注

2 山崎闇斋(1618—1682)，德川幕府时期著名儒者，京都人。初名柯，幼入佛寺，归儒后改名嘉右卫门，字敬义，号闇斋。笃信程朱理学，创立崎门学派。著述弘富，有《山崎先生全集》《续山崎先生全集》传世。——译者注

传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恩师膝下亲身感受其学风德望的熏陶比其他人更多。如今，具有这种学风的学者还能有几人呢？

正因为我深感内在性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用体认方法解释宋明思想时，我与别的学者不同，是让思想家用自己的语言说明自己的思想，我在其间只起辅助作用，或者说，我只是履行了“助产妇”的职责。当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体认方法时，可能会产生理论上的矛盾，存在缺乏统一性的缺陷。但我绝不在做理论研究时踌躇不前，否则的话，“以体认为本”的思想的生命力就有枯竭之虞。所以，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决不可以陷入教条主义。记得当王阳明得知有人记录其言论时曾说过：

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增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传习录·序》）

如前所述，《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一书因为是在三十年前写的，所以未免有些生硬，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我都希望读者能顾及我的上述立场。在我看来，明末的思想处于儒教思想发展的顶峰，而且可以说是立足于对未来世界有深远影响的体认之学的。我热切期望读者能从本书中理解到这一点。

写作本书时，我以静坐体认为吾学之本。我想，经历三十多年后，自己的思想也应有所发展了。这里虽未涉及这一点，但我想指出的是：运用“内在性研究”的方法，不仅能掌握传统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必定会从中产生出能够匡救时弊的具有独创性的哲学。东洋的思想创新与西洋的不同，它必定是从回归传统中得来。这里虽然省略了理由说明，但只要指出无论怎样的创新，其根基必定存在于传统之中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我之所以能从事明末儒学的研究，是因为有极好的机会阅读到恩师家中收藏的（楠本）端山本人及其祖孙三代书香门第所搜集到的丰富的宋明理学资料，以及九州大学所藏的珍贵史料。近年来，中国在动乱之后已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新时代，从而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同时，国际交往日趋密切，也提供了阅览外国资料的机会；加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使得明末儒学的研究资料日益丰富，对此

我深感振奋。今后，倘若能根据新资料而加以展开研究，从而使这个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精密的话，我将会非常欣喜。

本书的中文翻译及其出版，承蒙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风贤先生的关心，以及同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光先生、所员钱明先生和杭州大学哲学系屠承先先生的努力工作，使之顺遂圆满。在此，我一一表示深切的谢意。

冈田武彦

1987年11月于福冈

推荐序

《明朝一哥王阳明》作者 吕峥

当自由的大门打开时，人们朝哪个方向奔跑？

天理和人欲的矛盾是一道永恒的哲学命题，对它的追问与激辩贯穿了整个晚明，并由此诞生了一本独特的小说《金瓶梅》。

这部几乎没有正面角色的作品对欲望枯骨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摹，呈现了当价值凋零，一切只剩下私欲时，人会变成什么样。作者试图用悲天悯人的文字指出救赎之道，但很显然他没有得出比王阳明更深刻的答案。

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使得僵化的程朱理学看上去越发面目可憎，“融情入理”的阳明心学应运而生，对这一社会剧变做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当嘉靖皇帝在“大议礼”中冲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坚持用“礼本人情”做理论武器，追认生父为“兴献帝”时，王学席卷宇内之势，已不可挡。

同朱熹一样，王阳明主张“去私欲”；和朱熹不一样的是，他铁齿论断“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工夫当用在把心镜打磨明澈上，而不是盯着竹子看三天三夜，到外界求取天理。

更关键的是，王阳明肯定人情，认为喜怒哀乐如云聚云散，不凝滞障蔽即可。而所谓私欲，无非是“情之过与偏”——对天理和人欲的调和，为王学后来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就系统梳理心学的分支流派而言，冈田武彦先生的这本《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可谓前无古人。他没有像很多学者那样将心学门人笼统地按地域划分，而是根据其对待良知的立场，分为现成派（左派）、归寂派（右派）和修正派（正统派）。

王阳明晚年将其思想归宗为“致良知”。良知即天理，即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无论圣愚。一事当前，不假思索，便能辨善恶、明选择；致者，至也。故“致良知”一是去私欲，向内光明良知。二是去实践，用良知改造世界——现成派和归寂派各自偏重，分别取了一个极端。

归寂派强调光明良知的过程而不是良知本身，发展到最后便是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此人在举世混沌、价值混乱的明末重树“以理制欲”的大旗，被朝野视作道德的楷模，文官的良心。

崇祯皇帝迭遭小人后，也曾考虑让刘宗周入阁。但在召对中，被烽火连天的社会现实搞得焦头烂额的崇祯问他兵事，刘宗周却对之以“内政既修，远人自服”，并举上古的例子，说三苗叛乱时，舜自修文礼，组织大家跳跳舞便将其平息。崇祯下来即对内阁首辅温体仁道“迂哉，宗周之言”。让他做了个工部侍郎。

刘宗周不以为意，盖归寂派念念不忘去私欲，多宠辱不惊。但他在迂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经常苦劝崇祯放弃对武力的迷信，认为只要怀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哪怕听之任之，流寇也会主动解甲来归。

不仅如此，他还反对重用善使火器的西洋人汤若望，上疏说：“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日顿也。”

崇祯说，火器还是要用的，当然你讲的大道理也对。刘宗周不依不饶：“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崇祯无奈道，那你说怎么办？刘宗周说，十五年来，你做错了很多事，以致有今日之败。当务之急是推原祸始，改弦更辙，而不是拿火器来苟且补漏。崇祯不高兴了，说往事已不可追，你就谈谈现在该怎么办吧。

刘宗周的回答是“用好人”。他的确当了一个纯粹的好人。明亡之后，绝食而死。

与归寂派相对，重悟轻学的现成派无视正心诚意的工夫，强调良知天生就有，向外发扬便是。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王艮创设了著名的泰州学派。此派门人，自尊无畏，四处奔走，专向市井蒙昧传道，一副砸烂旧世界、开启新时代的势头，以至于令当局者“有黄巾、五斗之忧”。

泰州学派让底层人民觉得哪怕目不识丁，天眼一开也能立地成圣。由于良知

天成，知是知非，那么人生在世，凭内心的真实好恶去活就好了，感应神速的良知自会指引你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行我素的王艮坚定地认为，人应当凭着自己那颗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去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普度众生，而不应像妾妇一样无条件地适应这个世界。他的再传弟子颜山农便率性而为到在公开讲会中就地打滚，说“试看我之良知”，被时人传为笑谈。

颜山农根本不在意世俗的目光。他指出：天下国家是末，身才是本，人最该重视的就是他自己。对于天子和朝廷，颜山农更是大声疾呼，说你们不能什么都管，否则只会越管越乱，应当让百姓自己管理自己。

有一阵子颜山农到俞大猷帐下当军师，屡出奇策，大败倭寇。旁人不解，问他：“你一介书生，哪来的那么多计谋？”颜山农说：“王阳明也是书生，建立的功勋与日月同辉。我的策略全从良知来。”

他在九十四岁时撒手人寰，临终前对弟子何心隐说：“凭良知去做，不要怕。”

何心隐确实天不怕地不怕，甚至以举人之身参与了“倒严”。当严嵩发觉自己中了他的圈套时，立刻谋划对其下手。而此时何心隐早已改名换姓，逃之夭夭。这体现了言心学者的一个特点，即从不与对手正面冲突，也不做无谓的牺牲。一切听从良知，当进则进，该退便退。

何心隐是泰州学派最典型的代表。他不顾一切地挑战传统和权威，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因此把“师友”这一社会关系置于三纲之上，召集了江西全境的“合省大会”。他还创立了一个将农户组织起来合作化生产的“聚和堂”，派代表出面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包括缴纳钱粮，协调纠纷。对内则按劳分配，人人平等，提供免费的教育与医疗保障，实现乡村自治。

王学左派发起了中国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它反对束缚人性，呼唤解放思想，使阳明心学风行天下，成为独一无二的显学，却也让它逐渐偏离了王阳明的本意。直到李贽的横空出世，心学的惊涛骇浪终于被掀到了巅峰。

李贽性格急躁，好与人辩，且这种争辩只限于跟关系要好的朋友，对于不喜欢之人，一句话也不会多说。他不信佛，不信道，讨厌只会考科举的书呆子。二十六岁那年他参加乡试，没做任何准备，临考前胡乱背了几篇八股范文，居然中举。李贽仰天大笑，说这就是场游戏，东拼西凑便能过关，那些考官根本狗屁不通。

李贽的标新立异引来了非议，放浪形骸的举动甚至招致绯闻。比如兵部侍郎梅国桢有个孀居的女儿曾拜李贽为师，两人关系亲密，惹出无数流言蜚语。年近七十的李贽满不在乎，公然称赞她“虽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反对派被激怒，马上有人揭发他常年狎妓、私通寡妇的隐秘之事。

其实，李贽的言行之所以离经叛道，皆因“肯定私欲”乃其重要的哲学主张。他认为做官的目的就是名利，与其像道家一样口是心非，打着为国为民的幌子，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同时，他举例说：必有个秋天收获的私心，农夫才肯下功夫种田；必有个当人上人的私心，士子才肯下功夫读书。还特别挑明，孔子的私心比常人更重。为了沽名钓誉，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的思想。

事实上李贽对孔子长期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讥讽“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时，说“难道孔子没出世前，人们一天到晚都点着蜡烛走路吗”；反对“孔子乃万世师表”时，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他发挥作用之处。不跟孔子学，就没有谋生的本领了吗”。

不但如此，针对《论语》中说孔子吃东西非常挑剔，颜色不好、味道不香、菜不新鲜都不吃的事实，李贽的评价是：矫情成这样，一点儿都不像圣人。

怀疑一切的李贽也有信仰，那便是阳明心学。他曾说，我从小就读孔子的书，却不了解儒家学说；从小就尊崇孔子，却不清楚他为什么值得尊敬。我就是站在人丛中看戏的矮人，除了一张张后背，什么都看不见。人家喝彩，我便随声附和。在未接触阳明心学前，我就像一条哈巴狗，只会跟着别的狗叫。

泰州学派传至李贽，心学被推到了极致。王阳明虽然肯定个人主义，但并不狂热；而李贽对程朱理学冷嘲热讽的同时，无所顾忌地喊出“我即上帝”。这种绝对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即便是时下，也会导致个体与群体方枘圆凿、格格不入，遑论在宗法势力极其强大的晚明？

李贽一生的痛苦和悲剧，即根源于此——自我意识的觉醒遭遇强悍的儒家纲常。

同何心隐类似，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中李贽只认可朋友。终其一生，他朋友不多，但都是救急救穷的莫逆之交。反倒是接连去世的父亲和祖父，给位卑俸薄的李贽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一是因停职丁忧耽误了仕途，二是不菲的丧葬费掏空了他的家底，以至于一别三年重逢时，妻子告诉李贽，他的两个女儿已因营养不良而离世。

宗族的压力对于那个时代的官员而言如芒在背。何良俊曾在南京被逃难的亲属包围，要求他解决吃饭问题。而归有光则在信中向朋友诉苦，说自己根本无法迁官，因为要离开昆山就必须带着上百位族人同行。

如何良俊与归有光试图推卸这一责任，就会遭到舆论的无情抨击。因为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是表象，金榜题名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一个个家族几代人的积铢累寸、惨淡经营，母亲、妻子以及兄弟姐妹等无数人的自我牺牲换来的这份荣誉，决不只属于登第者一个人。

这与当下的许多社会问题别无二致。比如是否能够以真爱的名义破坏他人的婚姻？比如当父母尽到了含辛茹苦的养育之责而要求子女传宗接代时，年轻一代是否能以自由的名义选择独身？比如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交易主体皆为趋利避害的理性人，那么所有人都选择利益最大化时如何维持系统的长治久安？等等。

明之亡，实亡于党争。作为明末最大的政治势力，东林党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精神和物质割裂后的彷徨与迷惑。一方面官员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兼济天下为志向；而另一方面现实的诱惑又俯拾皆是，无时无刻不在拷问着他们的灵魂。

天人交战是明末儒学的主题，天理与人欲聚讼不已，昔在永在，仍将继续。人性没有极限，只要给予足够的推力，既能坠入无尽的深渊，也能升到绚丽的天堂。或许，修正派对阳明心学全面客观的继承是一种更为理智的选择，既正视私欲，也克除私欲。毕竟，人们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求不得”的痛苦之中，短短两万多天，尝尽了世间的悔恨与不甘。正如叔本华所言，生命是一团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的反复摇摆。

只有当我们开始省察克治去私欲，明觉良知时，生命才有可能真正光明起来。

前 言

本书以明末儒学为中心，对王阳明及其门人以及与阳明同时代的儒家湛甘泉的思想做了论述。“明代的儒学思想”，原本是距今十几年前，笔者的恩师、已故楠本正继博士接受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研究基金资助而从事宋明思想研究时，作为研究员之一的笔者整理出来的研究成果。恩师的研究成果，在昭和三十七年（1962）以《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为题出版，而有关“明末儒学思想”这部分则割爱了。所以，本书也可以说是恩师著作的续篇。

近年在国内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中，对于明末思想的研究愈益受到关注。数年前，著者也曾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聘，参加明代思想的研讨。尔后，又有幸出席了在伊利诺斯大学举办的有世界各地学者参加的明代思想研讨会。有关明末思想的资料也在近年陆续出版。更何况，楠本家原本就出自幕末维新时的著名朱子学者楠本端山、楠本硕水兄弟之门，所以恩师家里收藏了丰富的有关宋明儒学的珍贵资料，九州大学的研究室也搜集了不少资料。这对于笔者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但对明末儒学而言，以往毕竟缺乏系统而充分的研究。这是因为，第一，大概资料不足；第二，不只是朱子学和陆王学，而且还有其他儒家的思想，及其与佛教、道教思想的微妙交错，要想把握其精神实质是相当困难的。这也许是明末儒学研究不够充分的主要原因吧！

明末的儒学思想虽然因其殊异性而引人注目，而且人们对近代有革新倾向的

阳明学亚流也比较关心和了解，但对于其他流派，则鲜为人知，这实在令人遗憾。实际上，人们如果能从明末思想中，对产生于明末动乱社会并建立在深切体验基础上的宋明性学或心学的秘蕴进行开发，就可以挖掘出能为近世儒学思想史增添光彩的仅次于程朱陆王的大儒。况且，他们的思想曾被日本幕末维新的朱王学者所摄取。这些日本学者曾依靠它们践行了为日本儒学所未见的真切的体认之学，从而给日本的近世思想打上了鲜明的印记。至于日本的儒学思想史，历来就有一种不太顾及这些幕末维新时期朱王学者思想的倾向。其原因之一，或许是对明末朱王学者的思想不太理解的缘故吧！尽管大多数研究者都知道日本古学派思想与明末批判派、复古派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由于对明末思想的理解不充分，因此在对以往的古学派的研究中，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因为是笔者年轻时所做的研究，所以未免有些生硬，但基于上述原因，笔者仍大胆予以付梓。在最近出版的明末资料中存在着笔者所未见的新东西，但这也只好留待日后去弥补本书的不足了。再者，在论述明末思想的时候，当然也应该论及明代遗老的思想，但这些在本书中也不能不省略了。读者对于本书的个别论旨也许会有困惑之感，不言而喻，这是笔者的才学疏浅所致。对此，笔者虽已有意识，但毕竟还是需要恳请读者谅解的。那是因为，笔者虽然与所研究的思想家有着共同的疑虑和烦恼，但解决思想上课题的过程却不能完全照原样诉诸笔端。至于说到深层的研究，笔者所遵循的是这样的方法：即既从历史的立场出发，同时相信并运用能够超越历史立场的任何方法。

本书若没有对儒学有着深刻认识和感情的明德出版社社长小林日出夫氏的理解和援助，是难以出版的。而在本书出版时，在校对方面则幸亏有了九州大学助教佐藤仁氏，以及福田殖、中川嘉彦、吉田公平三位的襄助。为此，谨向诸位表示深切的谢意。

昭和四十五年（1970）七月一日

著者于福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明代的文化与思想

- 002 明代精神文化的嬗变
008 阳明心学的兴起与分化
012 明末流行的三教合一论

第二节 明学的源流

- 016 全体大用的思想
018 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之展开
020 元朝的儒者
022 明初的大儒
023 朱陆同异论的源流
026 草庐到篁墩的朱陆同异论

第二章 王阳明与湛甘泉

第一节 总论

第二节 王阳明

- 034 阳明心学的先驱
036 以科举为目的的书院教学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

038 『学三变』与『教三变』

041 『知行合一』论

042 『事上磨炼』说

044 为学之头脑

047 『致良知』论

050 『格物』论

052 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的『致良知』

054 本体工夫论

055 『万物一体』论

第二节 湛甘泉

066 以天理为学之头脑

067 浑一之学

069 心性合于一

073 工夫即本体

075 中正即道

077 『知行并进』

079 『体认天理』

083 『求放心』

085 以自然为宗与『两勿』论

088 『格物』论